老子本義

老子本義序

有黃老之學有老莊之學黃老之學出於上言中動稱經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禮家之言兵家之言其宗旨見於莊子天下篇其旁出者見於靈樞經黃帝之言及淮南精神訓其於六經也近於易其末章欲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又言以身治身以家國天下治家國天下則其輙言天下無為者非枯坐拱手而化行若馳也靜制動牝勝牡先自勝而後能制天下之勝其言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為天下先故含德之厚比於赤

子致柔之極有若嬰兒乃混沌初開之無爲也及世運日新如赤子嬰兒日長則其教導涵育有簡易繁難之不同惟至人能因而應之與民宜之故堯稱無名舜稱無爲夫子以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面其贊易惟以乾坤易簡爲言此中世之無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遇大寒暑大病苦之後則惟診治調息以養復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濃朘削之劑如西漢承周末文勝七國嬴秦湯火之後當天下生民大災患大痌瘝之時故留侯師黃石佐高祖約法三章盡革苛政酷刑曹相師

蓋公輔齊漢不擾獄市不更法令致文景刑措之治亦不啻重覩太古焉此黃老無爲可治天下後世如東漢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遺意是古無爲之治非不可用於世明矣至魏晉之世則不言黃老而言莊老其言莊也又不師其無欲而專排禮法以濟其欲故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動行一切之法使天下屏息待命而已得以清淨自在遂至萬事蠱廢而後王衍之流始自悔其弊與黃老慈儉不敢先天下之旨若冰炭霄壤之相反而後人不分動以黃

老相詬厲豈不誣哉後世之述老子者如韓非有喻老解老則是以刑名爲道德王雱呂惠卿諸家皆以莊解老蘇子由焦竑李贄諸家又動以釋家之意解老無一人得其眞其實開佛之先者莫如列子故張湛列子注敘曰禦寇宗旨與佛經爲近不獨西方至人皆不言而自化無爲而自治一章而已要之列子注莫善於張湛莊子注莫善於向郭而老子注則無善本爲源念先聖猶龍之嘆與孟子闢楊朱不闢老子之故因念經曰言有宗事有君爰專取諸家之說不離無爲無欲與無名

之樸者以爲養心治事之助視治參同陰符者或較有益焉其五千言章句以河上公所分及傅休奕古本爲最疵而淮南所引爲最善其開元御注所加與韓非所述者皆所可取也

論老子一

文景曹參之學。豈深於嵇阮王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越焉。則晉人以莊爲老、而漢人以老爲老也。豈獨莊然。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其一言而闚諸五千言者也。取予翕闢、何與無爲淸靜。芻狗萬物。何與慈救慈衞。元牝久視。何與後身外身。泥其一而誣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尋聲逐響於其末。豈易知易行。而卒莫之知且行。以至於今泯泯也。老子曰。有之以爲利

無之以爲用。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然以有之爲利、天下知之。而無之爲用。天下不知。故恆託指於無名、藏用於不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必自無欲始也。諸子不能無欲。而第慕其無爲。於是陰靜堅忍、適以深其機而濟其欲。莊周無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故莊列離用以爲體。而體非其體。申韓鬼谷范蠡離體以爲用。而用非其用。則盡返其本矣。本何也。即所謂宗與君也。於萬物爲母。於人爲嬰兒。於天下爲百谷王。於世爲太古。於用爲

雖爲下爲平故如蓋公黃石之徒欲之一身而微妙渾然則在我之身已羲皇矣即推之世而去甚去奢化贏秦酷烈爲文景刑措亦不啻後世羲皇矣豈若刑名清談長生之小用而小弊大用而大弊邪吾人視嬰兒如昨日也萬物之於母無一日離也百谷於其王未嘗一日離也動極必靜上極必下曜極必晦誠如此則無一物不歸其本無一日不有太古也求吾本心於五千言而得求五千言於吾本心而無不得百變不離宗又安事支離求之乎反本則無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爲而無

不爲。以是讀太古書。庶幾哉。庶幾哉。

論老子二

老子道太古道書太古書也。曷徵乎。徵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左史在楚。能讀墳索。尼山適周。亦問老耼。今攷老子書谷神不死章。列子引爲黃帝書。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至經中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故班固謂道家出古史官。莊周亦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耼聞其風而悅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徵哉。孔子觀周廟而需金人

之銘。其言如出老氏之口。攷皇覽金匱則金人三緘銘即漢志黃帝六銘之一。爲黃老源流所自。藏室柱史多識擇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其書如喪禮處戰勝之義。皆深知禮意。而又有失道德而後仁義而後禮之言。則知吏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白首而後著書。其意不返斯世於太古。澹樸不止也。氣化遞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質文皆遞以救弊而

獘極則將復返其初。孔子寧儉毋奢。爲禮之本。欲以忠質救文勝。是老子淸樸忠信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啟西漢先機也。然删書斷自唐虞。而老子專述皇墳以上。夫相去太遠者。則勢常若相反。故論常過高。乃其學固然。非故激而出於此也。河上公曰。老子言我有三寳。一慈。二儉。三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先非禮乎。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老子有焉。然則太古之道。徒無用於世乎。抑世可太古而人不之用乎。曰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

也。使生成成周比戶可封之時。則亦嘿爾已矣。自非然者。去甚去奢去泰之恉。必有時而信於天下。夫治始黃帝。成於堯。備於三代。殲於秦。迨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則曹參文景。斲琱為樸。網漏吞舟。而天下化之。蓋毒痛乎秦。酷劑峻攻乎項。一旦清涼和解之。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蓋病因藥發者。則不藥亦得中醫。與至人無病之說。勢易而道同也。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今夫赤子乳哺時。知識未開。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為也。逮長天質未漓。則無費以嘗

欲。無芽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爲也。及有過而漸喻之感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爲也。時不同。無爲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嘗一日廢。夫豈形如木偶而化馳若神哉。老氏書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羲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減。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見深。淺見淺。余不能有得於道而使氣焉。故貪其對治而三復也。

論老子三

嗚呼。道一而已。老氏出而二。諸子百家出而且百。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無得而稱焉。傳之列禦寇楊朱莊周。爲虛無之學。爲爲我之學。爲放曠之學。列子虛無。釋氏近之。然性沖恬邈。未嘗貴我賤物。自高詆聖。誣愚自是。固亦無惡天下。楊朱而刑名宗之。莊周而晉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楊子爲我。宗無爲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豈自然不可治身。無爲不可治天下哉。老之自然。從虛極靜篤中。得其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本。欲靜不欲躁。欲重不欲輕。欲嗇不

欲豐容勝苛。畏勝肆。要勝煩。故於事恆因而不倡。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夫是之謂自然也。豈滉蕩爲自然乎。其無爲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爭。故莫爭。圖難於易。故終無難。不貴難得之貨。而非棄有用於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嘗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並常事去之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但不傷之。即所保全之也。以退爲進。以勝爲不美。以無用爲用。孰謂無爲不足治天下乎。老子言絕仁棄義。而不忍不敢。意未嘗不行其間。莊周乃以徜徉玩

世薄勢利遂訶帝王。厭禮法則盜聖人。至於魏晉之士其無欲又不及周。且不知無爲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糠粃一切。拱手不事事而治乎。卒之王綱解紐。而萬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督責行之萬物一付諸法。而己得清淨而治。於是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不忍於不忍而忍於忍。煦煦孑孑之仁義退。而涼薄之道德進。豈盡老子道乎。豈盡非老子道乎。黃老靜觀萬物之變而得其闔闢之樞。惟逆而忍之。靜勝動。牝制牡。柔勝剛。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無

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後人以急功利之心。求無欲之體。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以乘其心之過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不忍傷人。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樂其易簡直捷。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莊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處眞人至人之上。韓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學。恍惚之言。爲無用之教。豈斤斤守老氏學者哉。漢人學黃老者。蓋公曹參汲黯爲用世之學。疏廣劉德爲知足之學。四皓爲隱退之學。子房猶龍。出入

三者。體用從容。漢宣始承黃老。濟以申韓。其謂王伯雜用。亦謂黃老王而申韓伯也。惟孔明澹泊寧靜。法制嚴平。似黃老非黃老。手寫申韓教後主。而實非申韓。嗚呼。甘酸辛苦味不同。蘄於適口。藥無偏勝。對症爲功。在人用之而已。內聖外王之學。闇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穀荑稗。同歸無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爲學。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

論老子四

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否。天地之道。一陽一陰。而聖人之

道恆以扶陽抑陰爲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主柔賓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非其本真。而亦勢所必至也。老子與佛合乎。曰否否。窈冥恍惚中有精有物。卽所謂雌與母。在佛家謂之玩弄光景。不離識神。未得歸於真寂海。何則。老明生而釋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老中國上古之道。而佛六合以外之教也。故

近禪者惟列禦寇氏而老子固與禪不相入也宋以來禪悅之士類多援老入佛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蘇子由乃謂人苟於死生得喪之妄見坦然無所怖畏則吾性中光明廣大之大威赫然見於前矣何異指鹿爲馬種黍生稗尊老誣老援佛謗佛合之兩傷何如離之兩美乎河上公注不見漢志隋始有之唐劉知幾即斥其妄所分八十一章與嚴君平道德指歸所分七十二章王弼舊本所分七十九章皆大同小異又谷神子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之首唐君相以絕學無憂

繫上章之末。訖元吳氏澄近日姚氏鼐又各以意合并之。而姚最舛矣。史遷統言著書五千餘言。而妄人或盡竄語詞以就五千之數。傅奕定本又多增浮文。王弼稱佳兵不祥章。多後人之言。傅奕謂常善救人四語。獨見諸河上之本。韓非最古。而所引恆遜於淮南。開元御注而贅文臆加於食母。其化漓元酒和太羹者。何可勝道矧夫流沙西去之誕。燕齊迂怪之譚哉。著其是。舍其非。原其本。析其歧。庶竊比於述而好古者。

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莊子稱孔子楊朱皆南之沛見老子。邊韶碑則稱老子楚相縣人。釋文引莊子注老子陳國相人。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水經注陰溝篇東南至沛爲濄水。濄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南。卽春秋之相。王莽更之爲賴陵。又東逕賴鄉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相縣虛荒。今屬苦縣。故城猶老子生於曲過閒云云。光爲詳備。賴厲音之轉也。曲過閒卽曲仁里也。

名耳。字耼。姓李氏。姚鼐曰。此據後漢書桓帝紀注引史記原文如此。俗本字伯陽諡曰耼。蓋唐開元閒自稱老子裔而媚者遂移老子傳居首文並史文改之也。釋文引史記曰字耼河上公曰字伯陽張守節正義云耼耳漫無輪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名耳字耼云云。是唐初本猶未改也。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稱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耼。子產是也。匹夫無謚。耼又非謚法。其妄無疑。莊子稱老子居沛夫沛者

宋地。而宋國有老氏。然則老子其沛人子姓。子之轉爲李。猶姒之轉爲弋。與彭城近沛。意聃常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邪。然則邢昺疏稱老彭卽老子。非無因也。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

章。以復其舊。其字句之異。則釋文已謂老子本眾多乖。杜光庭謂後人或盡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今尤不可不審擇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高士傳稱老萊子避楚王之聘。列女傳稱老萊子行年七十。爲嬰兒以娛親。而莊子則云老萊子出薪。遇仲尼。謂曰。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而國策客謂黃齊亦云。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與老子言行殊相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是判然二人。皆與孔子同時。左傳有萊駒。是萊氏而稱老。猶列禦冠師老商氏。皆有道壽考之士所稱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

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後合。合七十歲而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畢沅曰。古聃儋字通。說文。聃。耳曼也。又云。瞻。耳垂也。又云。耽。耳大垂也。聲義相同。故並借用。南方有瞻耳之國。山海經呂覽並作儋耳。淮南子作耽耳。又呂覽老聃作老耽。皆其明證。鄭康成曰。老聃古壽考之號。斯爲通論矣。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史記攷證曰。漢武惑於神仙方士。故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其子孫。以明老子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也。故一則曰隱君子。再則曰隱君子。良史心苦矣。張守節注翻引神仙荒唐悠謬之論。所謂夏蟲不可語冰者乎。黃氏日鈔曰。道家謂黃帝上天。老子西出關。爲長生不

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親經之。老聃之死學道之莊周親載之。又何以稱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淸靜自正。黃帝治效莫著於漢世故史遷舉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之語。以明其宗恉。而正其末流也。

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憺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忽乎其若

忘。寂乎其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明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守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明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老子本義

上篇

邵陽魏源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無名無欲四句司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爲讀河上公諸家皆以名字欲字爲讀丁氏易東曰老子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則上二句以有無爲讀者非也下二句或援莊子云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然老又云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例老也陳景元吳澄皆以此兩者同爲句亦通

至人無名懷眞韜晦而未嘗語人非秘而不宣也道

固未可以言語顯而名迹求者也。及迫關尹之請不得已著書。故鄭重於發言之首。曰道至難言也。使可擬議而指名。則有一定之義而非無往不在之眞常矣。非眞常者而執以爲道則言仁而害仁。尙義而害義。襲禮而害禮。煦煦孑孑詐僞之習出。而所謂道者弊而安可常乎。老子言道必曰常。曰元。蓋道無而已眞常者指其無之實。而元妙則贊其常之無也。老子見學術日歧滯有溺迹思以眞常不弊之道救之。故首戒人執言說名迹以爲道。恐其無所警識。因以天

地萬物之理指示之猶恐其不親切也復即人心無
欲有欲時返觀之又恐其歧有無爲二也而後以同
謂之元渾微於妙總括之凡書中所言道體者皆觀
其妙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徼也惟夫心融神化與
道爲一而至於玄之又玄則眾徼之間無非眾妙凡
言守雌言不爭言慈儉言柔弱種種眾妙皆從此常
無中出矣故曰眾妙之門蓋可道可名者五千言之
所具也其不可言傳者則在體道者之心得焉耳全
書大恉總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吳氏澄

曰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恉無名者道也有名者德也老子之意蓋以虛無爲天地之所由以爲天地者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也以氣化爲萬物之所得以爲萬物者莊子所謂主之以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爲體柔弱不盈爲用觀妙之妙道也妙之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之散殊者焦氏竑曰欲猶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之欲徼讀如邊徼之徼言物之盡處也晏子云徼者德之歸列子云死者德之徼皆指盡處而言蓋無欲之爲無不待言惟方

其有欲之時。人皆指以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則復歸於無矣。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元。此蓋不得已爲未悟者言耳。故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蘇氏轍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嘗以玄寄極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兩已蘇本作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劉驥本此句上亦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顧歡及龍興碑本無故字。○傅奕本六相字上並有之字。難易相成。長短相形。王弼本形作較與傾韻不協。高下相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陸希聲及御覽引皆無焉字。傅奕及碑本作作而不為始。畢沅謂辭始聲通。以此致誤。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傅奕兩居字並作處。河上公作弗居。末二句從淮南子。

此明首章常名無名之指也。蓋至美無美。至善無善。苟美善而使天下皆知其為美善。則將相與市之託之。而不可常矣。此亦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類。然當其時。適其情。則天下謂之美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則天下謂之惡與不善。聖人知有名者

之不可常。是故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豈自知其爲美爲善哉。斯則觀徼而得妙也。若然者。萬物之來。雖亦未嘗不因應。而生不有。爲不恃。終不居其名矣。夫有名之美善。每與所對者相與往來興廢。以其有居則有去也。苟在已無居。夫將安去。此乃無爲不言之美善。無與爲對。何至於美斯惡善斯不善哉。斯眞所謂常善也○作焉不辭。辭本作而不爲始。義正相備。蓋萬物作焉而後應之。不辭耳。此因應無爲之道也。吳氏澄釋爲言詞之詞。謂天何言哉。姚

氏𩔖謂作使也以身爲萬物使而不辭其勞皆非本意。

右第二章姚氏鼐合此章與下章爲一。云萬物作焉以下。處無爲之事也不尚賢以下。行不言之教也。今不取。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傅奕本作使民心。淮南子無民字。是以聖人之治。去聲。李道純本無之治二字。傅奕本之治下有也字。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顧歡本下有心字。無知。如字。無欲。使夫音扶知者不敢爲也。知去聲。王弼本作智者。焦竑云一本無無敢字。傅奕本無也字。爲無爲。則無不治。治去聲。傅奕本治作爲。又

治下有矣字。河上王弼本無。

老子救世之書也。故首二章統言宗恉。此遂以太古之治。矯末世之弊。夫世之不治。以有爲亂之也。有爲由於有欲。有欲由於有知。日啟其無涯之知。而後節其無涯之欲。是濫觴江河。而徐以一葦障之也。太上未嘗自謂有知。未嘗見有可欲。故其治世也亦然。所謂賢者。專指瑰材畸行而言。蓋君子好名。小人好利。賢與貨皆可欲之具。是故人以相賢爲尚。則民恥不若而至於爭。貨以難得爲貴。則民病其無而至於盜。

皆由見可欲耳。治世人尚純樸無事乎以賢知勝人。物取養人。無貴乎難得而無用。則賢與不賢同用。難得與易得等視。民不至見之以亂其心。而爭盜之原絕矣。夫民心之不虛者。以其有可尚可貴可欲之事也。志以不弱者。以其有爭盜悖亂之萌也。今既心無外慕而虛矣。則腹雖實而含哺鼓腹。自無所紛其心。志無忿競而弱矣。則骨雖強而精足筋完。自無所逞其力。蓋道以虛爲體。以弱爲用。無事乎實與強也。故可實者惟腹而已。可強者惟骨而已。以虛弱爲心志。

而置強實於無用之地則其心志常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無爲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自不敢爲無爲之爲民返於樸而不自知夫安有不治哉張氏爾岐謂心腹志骨四者皆借喻也聖人之治於華豔之事則務空之於質樸之業則務充之於爭競之端則務塞之於自立之實則務崇之使民無知而不生分别之見無欲而不起貪得之心其說亦通至後世養生家亦借四者爲說則舛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沖，說文作盅，傅奕本亦作盅，淮南子及諸家作沖。姚鼐曰：道盅句與宗爲韻。）又弗盈（河上王弼本作或不盈，開元蘇轍本作似不盈，傅奕本作又不滿，此從淮南子。）淵兮似萬物之宗。（淵兮，河上本作淵乎，釋文作淵𠔃。案：𠔃，古兮字。此從王弼本。）挫其銳，解其紛。（紛，碑本作忿，釋文云一本作芬。）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碑本無兮字。或存作常存。河上王弼本作若存。此從傅奕本。）吾不知其誰之子（誰下無之字。）象帝之先。（陳象古本

此言乃常無觀妙之事也。說文曰：盅，器虛也。道之體本至也，而用之有能不盈者乎。則淵然其深，物物而不物於物，似萬物之宗矣。夫人之用所以常失之盈

者。恃已之銳而與人為紛。以已之光而照人之塵也。挫其銳則紛自解矣。和其光則塵自同矣。是其用之能不盈也。湛兮若存。則其體仍盅矣。世或有斯人。則體用一源。復乎道之本然。象帝之先矣。而誰其能之哉。李氏約曰。象似也。道性謙約。故不云定處其先而云似。蘇氏轍曰。銳挫紛解。則不流於妄。不搆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以塵之至襍而無所不同。則於萬物無所異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似

或存耳。源案末二語就體道之人言之方平易親切。諸家皆謂推極然問道爲誰氏之子。旣太支離。而推道爲在帝之先又太幻渺。故並不取。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王弼作掘。傅奕作詘。顧歡作淈。此從河上本動而愈出。多言數窮。傅奕作言多。碑本作多聞。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元牝。谷。釋文云一本作浴。胖蕙曰牝讀若匕。與上句爲韻。下元牝之門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耳。非元牝之中更有門也。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諸本天地之根無之字。惟列子

反傳奕本有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知已道不行憫世亂之不救而思遺世隱處獨善其身之言也聖人斥當世之君予聖自雄者結芻爲狗用之祭祀既畢事則棄而踐之老子見亂世民命如寄故感而言曰悲哉天地有時而不仁乎乃視萬物如土苴而聽其生死也聖人其不重仁乎乃視斯民如草芥而無所顧惜也諉之於天地尊之爲聖人蓋悲天憫人無所歸咎之詞然將諉之於天地而天地不可諉也夫天地無心而成化猶橐籥然中

虛無物。氣機所至。動而愈出。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是聖人固宜有憂矣。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則有心而無為。百姓萬物之責。在於聖人。則非天地之能芻狗之。而人之芻狗之矣。言至此而老子不欲長言矣。然則吾生天地閒。既不能使民物各遂其性。而吾亦將自棄其性。一任天人之芻狗之乎。近取諸身。則吾身一小天地也。返觀默識。吾有中而自守之。亦何為曉曉多言。以其身深與天下事。而自取理數之窮乎。黃帝之書有之。其言谷者

即中也。牝即谷也。不存之存。所以立體。無用之用。所以應物。誠能體此而守之。小則爲養生專氣之術。大則爲虛靈順應之道。何窮之有哉。蓋虛無因應。用之于世。則爲聖人無爲之治。既不得用。則徒言何益。適足招損耳。不如約其道而用之。返諸一身。微妙渾然。而在我之天下已羲皇矣。此太上無言之教也。○外橐內籥。機而鼓之。致風之器也。屈竭也。首以天地聖人並言。而繼但言天地。不及聖人者。是即老子不欲多言之故也。數窮。釋文謂理數勢數也。中者虛中。謂

心也谷牝皆中之喻谷神喻其德玄牝喻其功也谷之於體惟其無所不受是以無時不至是其神之存於中而長不死者也天下之物惟牝能受能生若夫受而不見其所以受生而不見其所以生則尤玄妙不測之牝也可以母萬物而萬物皆從此門出豈非天地根乎是即首章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是常道也綿綿若存觀妙之事用之不勤觀徼之事也史氏澄曰谷虛則神存於中若存即神之存勤猶勞也凡氣逸用之則養而日增勤用之則虛

而多耗。神常存則氣不耗散也。

右第五章。河上公多言守中以上爲前章。姚氏鼐以多言守中合下谷神爲後章。蓋二句乃承上轉下之語。故上屬下屬皆可相通。而義終未備。惟永樂大典所載王弼本及吳澄本合爲一。今從之。案列子引谷神以下爲黄帝書。可見老子言方畢。因引古語以明之。其不得別爲一章無疑。此章自來解者皆首尾橫決。詞義間隔。其尤誤者莫如以不仁芻狗。爲明因物無心之道。夫人與芻狗爲二物。若聖人之於百姓。同一人耳。安得而芻狗之乎。且三寶首慈。天將衞之。以慈救之。而惓惓致痛于佳兵不祥之戒。若以不仁爲教。豈一人之言而矛盾若此。且如其說與通章亦不相貫。而以橐籥爲守中之喻。以數窮爲多言之耗氣。皆支離之甚。王氏道有曰。後世不明于芻狗萬物之言。而因謂道德之禍。流爲刑名。此亦多言數窮之驗。老子著書而其言若此。夫非有大不得已于中者乎。斯論得之矣。

天地長久。碑本作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黃茂材本地下有之字。程大昌本無者字。且字碑本無。當從之。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長生碑作長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傳奕非字作不。河上本無非邪二字。此從淮南子及王弼本。故能成其私。

上章谷神不死而爲天地根。此天地之所以長久也。天施地生。而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使天地而自私其身。則天地亦一物矣。何以能長且久哉。是以聖人處柔處下。本以先人而後其身也。而人愈貴之。寡欲無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而人愈不害之。其後身

外身。夫非心之無私邪。乃身以先且存焉而成其私。亦理勢之固然耳。程氏俱曰天地人一源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人獨不然者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而騁無益之求。貴其身而身愈辱。厚其身而身愈傷。是世之喪生者非反以有其生爲累邪。黃老之指如此。豈養生家自私其身者所得託

哉。李氏嘉謨曰。天不愛其施。地不愛其生。是謂不自生。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此天施地生之道。所以未嘗一日息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陳景元作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處傅奕本作居。宋徽宗本衆人下無之字。惡去聲。傅奕本道下有矣字。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仁傅奕作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傅奕尤下有矣字。

李氏贄曰。凡利物之謂善。而利物者又不能不爭。非

上善也。惟水不然。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潔。彼獨處穢。所處盡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以下。則言聖人利物而不爭之實。非仍指水也。呂氏惠卿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謂居善地也。七者皆出於不爭。而要以處善地爲本。蓋居善地則能處衆人之所惡。故不爭而天下莫能與爭矣。吳氏澄曰。所舉居善地以下數事。皆擇取衆人之所善者以爲善。非上善也。惟有此善而能不爭。如水之源處上

而甘處於下。乃上善也。衆人惡處下則必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不爭則何尤之有。○蘇氏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天一生水。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二者皆自無而之有。去道未遠。故可名之善。未有上於此者焉。道無所不在。水無所不利。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處湛靜。深不可測。善淵也。挹而不竭。施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以載則浮。以鑑則清。以攻則堅彊莫

能敵。善能也、不舍晝夜。盈科後進。善時也、夫有不善而求免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兼此七善而不爭。故無尤矣。源案居善地以下諸解。或以水或以人皆可通、惟卽以此數者爲上善。則不若以不爭爲上善之說之得焉耳。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司馬本作恃。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傅奕本作敓而梲之。王弼亦作梲、此從淮南子。保碑本作寶。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室河上及諸本作堂、此從王弼傅奕本。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司馬本作憍。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李約本名作事。此從淮南子所引。

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況盈不持而金玉滿堂者乎。將多藏厚亡。莫之能守矣。況銳而不揣而富貴益驕者乎。將未能驕物。先自遺咎矣。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夫何以能不溢不危哉。法天之道而已。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

而有悔也聖人功成而不有安有盈名遂而不居安有銳蓋隨事大小而能自全故曰成曰遂也若不知自足則何時而爲成何日而後遂邪此言非必處山林絶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守而行之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營讀爲魂）抱一（傅奕作袌古今字）能無離乎（河上公無六乎字）專氣至柔（諸本作致）能如嬰兒乎滌除元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釋文云河上本治又作活知又作智。恃作侍。○作為雌。河上公作無雌。○河上王弼本無為無知前後互易。傅奕本為乎知乎上有兩以字。○焦竑云。一本無生之畜之四字。長而不宰。是謂元德。此章字句並從淮南子。

載猶處也。營魄即魂魄也。魄即是一。載即是抱。魂載魄動。守靜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本非二物。然魂動而魄靜。苟心為物役。離之為二。則神不守舍。而血氣用事。惟抱之為一。使形神相依。而動靜不失。則魂即魄。魄即魂。何耗何昏。乃可以長存。蓋非偶識之難。亦非抱一之難。而常不離之難也。修身養生。道皆如此。

專則易其靜也專之專。言專一純固無所發露。所謂純氣之守也。有一毫失之粗。則剛而不能柔。必如嬰兒之和氣內充。一而不雜。而後爲至柔也。至人外不爲魄所滯。內不爲氣所使。其自治可謂善矣。然猶恐有餘疵之存也。未學之疵。粗而易改。既學之疵。微而難除。或守之徒滯而運用不靈。或執之未化而常存我見。是皆足爲病。而未盡合乎元也。必加以滌除瑕垢之功。重以返觀內照之鑒。其果純合自然而無所疵已乎。焦氏竑曰。前三言者。老子示人可謂切矣。然

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誤認前言其不以輗斷為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所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専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元覽者非昧晦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於生之畜之為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為也為雌也無知也則生不有為不恃長不宰者非玄德而何此關尹子所謂在己無居

形物自著莊子所謂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者夫豈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哉○蘇氏轍曰聖人於道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治人然皆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陽動陰靜一開一闔治亂廢興所從出眾人當此際患得患失每先事而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倡而後和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言其先後適與天命會耳故能為雌者不失時也李氏贄曰抱玄守一神不外馳則中有主而天門開闔常在

我矣彼世之不能自主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搖也安能抱一而不離乎張氏爾岐曰元覽即觀妙觀徼之觀天門開闔指心之運動變化言朱子曰老子之學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主與莊生釋氏之恉初不相蒙而說者常欲合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此解老者之通蔽也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輪之轑也。轂衆輪所湊之心。攷工記云。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正同斯恉。埏和也。埴。黏土也和水土而燒爲匋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也無皆謂空虛之處也吳氏澄曰。器以貯物。室以居人。車以載重致遠皆所以爲天下利。利在有也。然車以轉軸爲用。器以容物爲用。室以出入通明爲用皆在於空虛無礙之處。人之腹

實而心虛。亦猶是也。呂氏惠卿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觀于車器居室。而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爲用者何邪。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所以觀其妙。出而未嘗無物。所以觀其徼。故曰利用以安身。而入神以致用也。知兩者之合一而不可離。則至矣。薛氏蕙曰。章末雖並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則創有而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管。故借人所明數事以曉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令爽皆平聲。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爽差也。謂失正味也。視久則眩。聽繁則惑。嘗多則厭。心不定故發狂。不知足以取辱。故行妨。李氏約曰。目無厭。腹知足。故聖人去取異焉。目外視。故云彼。腹內實。故云此。呂氏惠卿曰。腹無知。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而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

也猶易艮其背陰符機在於目之意也葉氏思靖曰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己
不爲悅目而徇物然食味別聲被色數者皆不可絕
惟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凡染塵逐境皆
在於目故始終言之此顏子四勿所以先視而剗除
六根以眼色爲首也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勿
爲外邪所實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此句佗本亦有若驚二字淮河上及開元

本無之寵爲下。三字從王弼傅奕開元本。河上作何謂寵辱辱爲下。陳景先李道純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俱謬。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吳澄本無此六字。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一本無者字。惟吾有身。苟吾無身。苟字諸本皆作及。此從傅奕本。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矣。寄託下各本無于字。開元本兩可字皆作若字。傅奕本天下下各有者字。兩可字上皆作則字。天下末各有矣字。此四句並從淮南子及河上本。

寵榮也。貴重也。世人不知辱之爲辱而寵之。不知患之爲患而貴之。是榮其辱而貴其患也。若驚甚言其

寵也。若身。甚言其貴也。夫人莫不惡辱而畏患。今反謂其寵而貴之何哉。蓋世人相習於妄見則不知反其本相安於當境。則未觀其終。何謂人之寵其辱哉正以可辱者即人之所謂寵也。夫寵人者上人。寵於人者下人。爲人下。非辱而何。而世人反榮之。得之則驚喜失之則驚憂焉。是豈非惟辱是寵乎。寵辱之寵以己言寵爲下之寵以人言也。何謂人之貴其患若身哉。正以可患者皆人之所謂必不可無者也。人惟自私其身。有欲則有患。苟能外其身後其身。何患得

患失之有然則凡養身之可欲者非大患而何而人專重之一若與生俱生而不肯暫舍焉是豈非貴大患若身乎是皆不知自重自愛之道故也倚人之寵以爲重而適以自輕若果能自重則雖榮以天下而不肯輕以身處之矣徇外之求以自奉而適以自苦若誠能自愛雖付以天下而惜以身任之矣如此則若以身寄託於天地之間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直若寄焉而已淮南子引老子此語而證以太王避邠杖策而去於岐山之下是也夫不能寵者復何辱之

有身外無所貴者。夫何患之自取哉。此章謬解不一。大抵以驚寵爲當然。以忘身爲幻泡。以寄託爲可付重任。今悉不取。而擇其稍合者於後。○吳氏澄曰。人以爲榮者。自知道者反觀之則辱也。有何可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人以爲大利者。自知道者反觀之則大患也。是豈足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是故被寵至卑下耳。而得失動心。身外之物至輕耳。而若與身俱有。則惑之甚也。呂氏惠卿曰。寵者畜於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

有驚。既驚其得，復驚其失。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一本無此字）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蘇轍本故下有復字）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傅奕本作其上之〻其下之〻）繩繩兮不可名。（王弼無兮字）復歸於無物。（蘇轍本物作象）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忽恍。（弼本無是謂忽恍四字）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吳氏澄曰。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指德而言也。德在有無之間。故雖若有名而不可名。無物指道而言。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同至於初是也。道紀者德也。呂氏惠卿曰。無前後則無古今矣。無古今則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知今之所從來。則知古之所自始。所謂無端之紀也。道不可執。得此則可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道紀也。

右第十三章。姚氏鼐以此通下章爲一章。

古之善爲士者。傅奕本作爲道。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傅奕本容下有曰字。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諸本豫猶儼渙下多有兮字。陸希聲無之。王弼豫兮作與焉。儼兮下有其字。客作容。冰下有之字。釋文云豫或作與。碑本釋作汋。下三句作渾若樸。曠若谷。混若濁。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傅奕本靜上有澄字。徐上各有而字。陸希聲無久字。司馬無動字。今從河上本。以止與久爲韻。保此道者不欲盈。高誘淮南子注曰。保本作服。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傅奕作是以能蔽而不成。碑本作能敝復成。王弼作蔽。或又作弊。此

從淮南子引。

此章不言聖人至人而言善爲士者。是專示人入道之要而强爲之容也。纔盡而微。微至而妙。妙極而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行。迫而後動。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如有所畏也。儼若客。不敢肆也。此三者皆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若此。然其豫猶儼恪者初非有所執而不化也。渙若冰之將釋。油然無形而物莫之覺矣。夫奚滯之有乎。故又以下三者形容之爲

道至於融釋則反本完眞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於人僞故若樸也性全而不自有其全無所不受故若谷水性本淸而不自潔於物故若濁夫七者有道之容而卽求道之要豫猶儼恪者所以入德也旣渙然冰釋乃能希夫敦樸曠渾之全所以成德也道至於濁則和光同塵與物一體此忘我之極而最難者也故卽承濁問曰孰能濁以止乎濁者動之時也動久而靜吾恐其又察察以爲淸矣因又承靜問曰孰能安以久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吾恐其又紛

紛而生起矣。是皆知道而不能自保者也。所以不能保，皆由其易盈。是以分別與躁動乘之而不能止。且久惟不以善自盈，則能安其敝而不求新成。斯則其能濁也，安以久也。如此則微妙元通之道斯可保矣。蓋敦樸曠渾者濁之容，豫猶儼恪者安之容，皆以沖得之，以盈失之者也。老子之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保此道之謂也。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靜傅奕並作靖　吾以下河上有

是字。觀下王弼無其字。此從淮南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夫物釋文云一作凡物。傅奕芸芸作䖵䖵。王弼各下有復字。莊子作萬物云云。各復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靜曰王弼作是謂。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碑本作公能生。生能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極言體常之要。其入手在於觀復。觀復即觀徼也。夫物芸芸五句。上即物理之自然。以推動常歸靜之旨。自知常曰明以下。乃言學道者觀復之明。以明致虛守靜之效也。致者至其極也。虛者無欲也。無欲則

靜蓋外物不入則內心不出也篤固也學道而至于虛虛而至其極則其守靜也篤矣故下文專即至靜而言之致虛而未知實之即虛守靜而未知動之即靜者觀無于無而未於有觀無故耳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第衆人之於物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惟知道者虛靜之至則見其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知作者之皆妄而靜者之為常則執性命以命羣物常有而常無常作而常

靜。知幾之謂明矣何有妄作之凶乎。夫知非聞見測度之謂也能渾一於物我之間。外無不容而內無或私者庶乎眞知之矣是故言其大則內聖而外王言其化則合天而盡道盡道者無佗焉常而已矣久而不殆者常之謂也○蘇氏轍曰。致虛未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邱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而後不爲變之所亂知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

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猶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性命者萬物之根也苟未能自復其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惟歸根以復於命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故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妄雖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苟知其皆妄則雖讎仇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則彼我之情盡倘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下知吳澄作不知。王弼作其次親而譽之。開元御注作其次畏之侮之。陳象古作畏而侮之。信不足有不信。二句末王弼皆有焉字。傅奕上句有焉字。陸希聲本無。猶兮其貴言。王弼作悠兮。釋文云一作由兮。陸希聲無兮字。碑本作其猶貴言。傅奕貴言下有哉字。功成事遂。一作名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傅奕作皆曰。司馬本無皆字。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傅奕廢下出下並有焉字。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傅奕本作孝子貞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各本絕聖棄智二句在絕仁二句之上。從永樂大典、王弼本及吳澄本。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三者以為文不足。傅奕作以為文而未足也。李約亦作未足。故令有所

屬。見素褏樸少私寡欲。（褏今作抱古今字。）

陸氏希聲曰太古有德之君無爲無迹故下民知有之而已德旣下衰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及仁義不足以治其治則以刑法爲政故下畏之及刑法不足以服其意則以權譎爲事故下侮之此皆由誠信遞降故漸有不信若夫在上者行不言之敎而及其成功百姓各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不生於世矣吳氏澄曰猶兮其貴言使民陰受其賜皆謂我自然如此不知其

爲帝力。此則太上不知有之之事也。夫不知有之者
大道親譽之者仁義畏之者智慧侮之者大僞。是自
大道一降再降。其有此數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
則其變猶緩。智慧出而遂有太僞。則其變爲甚。亟六
親不和二語。亦大道廢有仁義之事而推言之耳。以
上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以後言治化之復。以
示返本之漸。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僞也。絕棄帝者仁
義以返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父慈子孝。如淯古
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及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

百倍於王之時矣絕棄伯者巧利以及於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爲盜賊者矣此三者指仁義聖智巧利三事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漸趨文故遞以前此之文爲不足而各附著於所尚是以屢變而趨於末而豈知大道之民見素抱樸質而已矣如此則少私寡欲何以文爲上云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又言民復孝慈者蓋人孝慈則無孝慈之名此名實文質之辨也以

是推之。則眞仁義者無仁義之迹。眞聖智者無聖智之名。亦若是而已。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李氏嘉謨曰。道散則降而生非。僞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孑孑。而人以煦煦孑孑懷其德。則大道之公者散矣。又不幸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之似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入僞旣多。無非非

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見而愈下也。故老子教以絶利一源，返本救末之要。蓋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絶，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美利不言所利，使巧利而可絶，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眞，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聖人惡僞之

足以亂眞。故欲絕其本源。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樸素先民。而不欲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如此。故不敢以文欺物。而亦不以文自欺。

右第十六章。河上公以我自然以上爲一章。大道廢四句爲一章。絕仁棄義至末爲一章。今改其詞義相承。別無更端。故永樂大典王弼本合後二段爲一章。得之矣。吳澄本並通三章爲一。於義尤備。故從之。至唐張君相以下章絕學無憂句附此章之末。而姚氏鼐從之。則文義音韻俱不協。今不取。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傳

奕作美何若。王弼作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荒兮句碑本作莽其未央。傅奕無哉字。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如字傅奕皆作若。陸希聲王眞本春在登下。此從王弼本。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泊一作怕。傅奕作魄。碑本我魄未兆。釋文泊作廓。孩作咳。乘乘兮若無所歸。傅奕作儡儡兮其不足。以無所歸。陸希聲作儽儽兮若不足。似無所歸。此從河上本。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傅奕無而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沌沌河上作純純。釋文云或作忳忳。俗人河上作衆人。察察悶悶。傅奕作詧詧閔閔。又昭詧上並有皆字。釋文云昭一作照。若昏王弼作昏昏。忽兮若晦。王弼作澹兮其若晦。河上作忽兮若海。唐易州石刻作忽若晦。案劉熙釋名云。海者晦也。飄兮若無所

止。飂河上作漂。王弼作飂。釋文云梁簡文作飄。又或作淵。明焦竑本作寂若無。無作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河上王弼本我上有而字。似作且。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傅奕作我獨欲異於人。開元本作貴求食於母。自注云傳無求於二字。子所加也。晁說之稱明皇本作兒貴求食於母恐誤。

上章言治國之道。惟絕聖智巧利則無弊。所以言無爲之用。此章言修己之道。惟絕世俗末學則無憂。所以明無欲之體也。唯之與阿至荒兮未央七句。言世人爲學多憂之事也。衆人熙熙至我獨若遺八句。言己之無所欲於外也。我愚人之心至頑似鄙十句。言

己之不求知於內也。末句正與章首句相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蓋憂生於畏彼世之爲學者但以爲善勝於惡揚揚自得。而以吾觀之。正猶唯之與阿耳。何者論斯人之本心。豈眞樂唯而苦阿。樂善而苦惡。二者之間相去幾何。徒以人皆唯阿之慢人而取辱。畏惡之失譽而招刑。是以亦不得不畏彼而爲此耳。迫於無可奈何而爲之。且抱此憂以畢生。而荒兮安有窮極乎。然在世人之心。豈眞知其多憂。彼固將以求樂。方熙熙然徇物有餘也。且

世人之心又豈自以無知方且自以爲昭察而視我爲沌愚昏悶頑鄙也然則豈我獨甘爲其賤而異於人情乎我固自有我之所貴但與人不同耳德者萬物之母道又德之母眾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我獨遺而去之味道德以自養然則絕憂畏之學者正所以貴食母之學也而揚子雲謂人而絕學雖無憂如禽何豈知所以絕學之意者哉澹泊然情欲未萌如嬰兒未能咳笑之時初不知外物之可樂也乘乘然倚寓於物而不著於物也眾

人皆有求贏餘之心。我獨遺棄之。豈眞愚而如此沌沌然哉。蓋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是以人若昭察而我若昏悶也。如此則此心茫茫所向。如乘舟大海之中。漂浮而無繫者。卽乘乘若無所歸之意。有以有爲也。頑似以鄙者。若遠鄙之民不識都邑也。食母。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貴食母者。卽嬰兒未咳之義也。

右第十七章。姚鼐本以首句屬上章。又以此章通下章爲一章。曰唯之與阿以下。求道者之狀。孔德之容以下。得道者之實。今不取。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是從傅奕作之從。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恍忽四句。河上本上下互易。王弼作恍惚。河上作恍忽。傅奕作芒芴。芴又作幽。開元本無前三其字。河上王弼本三其上各有兮字。顧歡本作惚恍中有物恍惚中有象。窈冥中有精。此數句從文選注及明焦竑本。其精甚眞。碑本無此句。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傅奕古今二字互倒。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傅奕何以作奚以。王弼然哉作狀哉。李約本無哉字。釋文云一作吾何狀也。

孔大也。從自也。言盛德之容皆自道中出也。恍忽似有似無。窈冥則全不可見。此皆言道之無也。有物有

象者德之容。猶其粗者。德則有物有象之本。尤其精也。莊子云。以德爲本。以本爲精。是言德出乎道也。信驗也。甫者稱謂之直詞。衆甫猶言衆有。廣雅云。甫衆也。○王氏道曰。孔德之容。卽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盛德之容。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毋也。下乃反復形容道體之妙。物卽象也。眞卽精也。信卽眞也。變文協韻耳。衆甫。天地萬物自道出者皆是也。衆甫興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出。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體道

至眞至信無可變壞故常主萬象如傳舍之閱過客然也李氏嘉謨曰有中之有衆皆以爲有而不知盡妄也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不知其有至眞也惟其眞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終古不變不易聖人所以能觀衆有之始而知衆有之所由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衆有也源案焦氏竑以甫爲始謂觀其徼則後際空閱衆始則前際空萬物並作而觀其復則當處空姚氏鼐又謂衆甫聖賢也同有此道可以知先聖後聖之狀如一矣二說並

通然非本旨。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直傅奕及碑本作正窪則盈。河上作窊顧歡作洿敝則新。王弼作蔽河上作弊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傅奕無是以二字抱一下有以字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河上作夫惟不矜故天下莫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傅奕虛言下有也字誠全而歸之。

莊子天下篇。稱老子之學。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故此

以曲則全一語始終之者蓋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
且多皆不求全之推也曲者一曲也抱一故為曲然
而全德在此矣不云少則多而析為兩言者以啟下
文抱一之旨也一者少之極然抱之以為天下式則
其得多矣彼喪生由其多方而亡羊苦於歧路皆多
則惑者下章以為天下式為天下谿為天下谷並言
蓋式者車所俯憑物卑而人敬之故以喻聖人沖虛
之德也夫目至明而不自見使目而自見則不明矣
人之不自是自矜自伐亦猶是也能是者無伐焉抱

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樂推而曲全之耳曲則全蓋古有是語而老子述之故又申之曰此豈虛語哉夫固誠然之理之效也蓋正言若反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孰是執信不惑者乎其丁甯之意至矣○蘇氏轍曰直而非理則非直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眾所歸者下雖欲下盈不可得也昭昭非道悶悶者雖敝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其一本則無所不得若多而逐於末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曲全枉直窪盈敝新皆抱一之餘也故

以抱一終之。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伐。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呂氏惠卿曰。天下之物。惟水為幾於道。涓源濫觴。而卒會乎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惟抱一者足以語此。故曰少得而多惑。蓋可曲可枉可窪可敝無往而非一也。

右第十九章 晁氏說之曰。嚴君平老子指歸。谷神子注。頗與諸本章句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屬下章之類。○姚氏鼐通下希言自然跂者不立為一章。曰全言然三字為韻。吾誠有全德而

天下歸之。則希言而自然矣。飄風疾雨以下。皆枉則直、窪則盈之意。信不足以下。皆內不足而故爲有餘、多則惑者也。說頗牽強。今不取。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傅奕希作稀。終朝作崇朝。天地下有也字。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道者同於道下。傅奕多從事於德者、從事於失者二句。河上王弼諸本重出道者二字。並非是。此從淮南子。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此三句。河上王弼本得上並有樂字。河上本作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傅奕無三同字。信不足有不信二句王弼本有兩焉字。傅奕惟上句有焉字。跂者不立。跂王弼作企。跨者不行。自

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王弼作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一本或作故故有道者不處。傅奕處字下有也字

上章言有道者所抱之事。此章言與道相反之失。義互相發觀自見自是自矜四語與上章重出。而一正言。一反言。是也。希言而立風。自然者也。風之飄雨之驟。立之企。行之跨。食之餘。形之贅。皆非自然者也。蓋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時雨之應會而至。不疾不徐。若非自然而強談詭辯以驚世。此猶飄風暴雨。徒

盛於暫時而已。道者德者失者，統言世上從事於學
之人。有此三等也。全其自然之謂道。有得於自然之
謂德。失其自然之謂失。同猶尚書與治同道與亂同
事之同。得之猶從之。言爲道爲德爲失。初非生而分
別。但人之從事於學者所得各有不齊。是以各以類
別耳。道本自然。人每以造作失之。無非自取。故王弼
有云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而物得其眞。與道同體。
故曰同於道。累少則得。行得則與德同體。故曰同於
德。累多則失。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其說近

之。而諸家解者皆以此爲至人玄同應物之旨。牽強不倫。惟傅奕古本文義可徵耳。同於失者所謂信不足也。失亦得之。所謂有不信也。己之誠信不足而後人不信。人不信而後嘵嘵以言聒人。其尙能希言自然乎。吳氏澄曰。自希言至有不信。旣以言明道之得失矣。自跂者不立以下。又以人之行立譬而事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焉跨焉。增高繼長何異飄風驟雨之不能常久乎。彼內挾其自見自是之心。而外奮其自矜自伐之習者。若律諸

自然之道。何異食之餘形之贅。同爲加多於當分之外哉。幽顯之間。當有物惡之矣。物兼人鬼神而言。司馬氏光曰。行形古字通用。棄食之餘。適使人厭。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呂氏惠卿曰。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棄之者也。高亢剛強。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

右第二十章河上公本分信不足以上爲一章。以下爲一章。諸家因之。惟吳氏澄本合爲一章。今從吳本。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寥鍾會作廫傅奕作寞）獨立而不改（王弼無而字）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字之上傅奕有故強二字）強爲之名曰大（司馬程俱本作強名之）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反河上及傅奕作返此從王弼）故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王字傅奕作人字河上王弼諸本道大在天大地大之上）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河上王弼處字作居此從淮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李約以人法地地句法天天句法道道句法自然句）

有物即前章道之爲物也混渾同先天地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寂兮無聲寥兮無形也體獨立而用

周流是則有名萬物之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
者代名之謂道者取於無物不由也道不足以盡之
故又强名之曰大乃自大而求之則逝且遠矣自遠
而求之則反而近矣言其遠大則天地莫能盡言其
反則又具之人身而各足盡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是以人與三才參其大惟
其同法乎道故也末四語以人法爲主蓋人性之大
與天地參前章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
乃道是王者人道之盡而與天地同者也言王者何

以全其大乎。亦法天之無不覆。法地之無不載。法道之無不生成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自然者性之謂也。人而復性。則道之量無不全矣。非謂人與天地輾轉相法。而以道爲天地之父。自然之子。並王爲域中五大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靜傅奕作靖。是以君子終日行君子王弼作聖人。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燕王弼作宴。奈何萬乘之主。傅奕作如之何。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失根釋文作失

本。河上公作失臣。此從永樂大典王弼本。

根本必重於枝葉。君上必靜於臣下。故取以喻也。躁者動之甚也。車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以輜重在後。不敢遠離。是輕之本乎重也。雖有榮華游觀之地。而不及超然燕處。是動以靜爲主也。故君子於天下事。必持重而主靜。韓非子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制躁。此之謂也。李氏贅曰。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則。以重爲之根也。有燕處則雖有榮觀而不爲躁。何則。以靜爲之君也。

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呂氏惠卿曰。凡物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故本能制末。靜者御物。躁者御於物。故靜能君躁。雖行動居處之間。猶不能離此理。況任重道遠以觀天下者。而可不靜且重乎。蓋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則重矣。爲而無爲則靜。若其動常在於不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爲。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能靜矣。○李氏嘉謨曰。行必輜重喻聖人終日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榮觀燕處喻聖人凡事無不爲而常無爲也。彼爲天下主。而徙以

身馳騖於其末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耶。吳氏澄曰。以身輕天下。謂以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輜重燕處姑指一端而言。凡人之治心治身。與夫下勢當作圖勢之居重御輕。兵法之以靜制動。皆不出此。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傳奕本。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下各有者字。又作善數者無籌策。陸希聲策作筭。傳奕楗作鍵。兩而不可作故不可。淮南子閉結下有者字。開解下有也字。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

棄物。化本兩故字下無人物二字。此從淮南子故人故物。傅奕本同。是謂襲明。是以聖人下四句傅奕謂河上本有之。古本無。按淮南引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則知非河上所增出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善人不善人下。傅奕各有者字。

善言善行。所以爲計。爲閉。爲結之具。而善計善閉善結。乃所以爲善救之具。是常善救人。卽以上五者救之也。於此則天下無不救之人。而無棄人矣。蓋潛移默運。銷之於未然。轉之於不覺。救人而無救之之迹。豈非重襲不露之天明乎。後章言是謂微明。襲明猶

徼明也。又云是謂襲常。襲明猶襲常也。蓋知常曰明也。夫世不藏其明者。救一人則己欲居其功。而好爲人師。人有可棄。輒顯刑其罪而幸爲己利。是皆不善救人所以多棄人也。有道者之天明。既藏而不露。則不好爲人師。不欲以善自名也。不利他人以爲己資。不欲名人之爲不善也。如此則己雖大智。而渾然無所分別。不啻大迷。故人之視之者。亦忘乎彼之爲善己之爲不善。此所以爲其轉移而不自知。是眞聖人襲明之妙用。至要不煩而至妙不測者也。吳氏澄曰。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善救人善救物此七者聖人不可名之善也善人不善人二者此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也不彰其不可名之名者是謂襲明不分其兩可名之名者是謂要妙蓋善行者以不行為行善言者以不言為言善計善閉善結者以不用為用則聖人之救物亦以不救為救既以不救為救則無救之之迹常若什襲掩蔽而眾莫能知者故曰襲明非若世俗以能為其事為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為對也是故有此之善則必形彼之不善而

師資起。矣。其去聖人善救之妙用遠矣。李氏贄曰。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者善計。無譎善言。無迹善行可知矣。蘇氏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挾策以計。設關持繩以御物。則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天下。非特容之。又兼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

乎。源案蘇解龔明爲傳龔之龔與釋氏傳燈同旨。今

不取。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吳澄本。知其雄至嬰兒二十三字。在知其白至無極二十三字之上。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無割。無割河上王弼作不割。此從淮南子。

李氏嘉謨曰。雄動而倡。雌靜而處。動必歸靜。故爲天下谿。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爲貴。故爲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益在我。故爲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雌雄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謂常德也。道散而爲德。以德自處。而必知所守。以復歸於嬰兒。無極與樸者謂復歸於眞常也。眞常者道也。是故樸散爲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爲官長焉。源案守雌不求勝

也守黑不分別也守辱無歆豔也樸不可以一器名及大樸既散而後形而上之道爲形而下之器矣以道制器則器反爲樸蓋無爲而爲自然而然其視天下之理如庖丁之視牛恢恢乎其有餘刃是雖宰制而未嘗割裂其樸也道可君器器不可宰道此言官長猶後章言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皆言聖人執本御末之道也上三節言其自末而返本此二句言其由本而爲末然樸雖散而不失其本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用而不離其體則已用如未用是則

不制之制。斯爲大制。不用之用。斯爲大用也。○王氏
道曰。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徼妙同元之道。知彼守此
者。知其子以守其母。知之以爲用。守之以爲主宰。雌
雄以剛柔言。白黑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嬰兒言
其知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而言。
變文協韻。反復吟咏。與詩體相似。非守雌爲谿之外。
復有常德不離之功。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
二者倣此。蓋天下事非柔晦與賤所能獨濟者。則剛
明與貴固有時而用也。然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

不生於明而生於晦貴不生於貴而生於賤是剛明與貴物之末也去道遠者也柔晦與賤物之本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守之則天下之母在此矣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式爲谷而天下歸之正以此眞常之德能不離其根也嬰兒無極樸實人所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樸可制爲器而器不可爲樸官長可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爲官長聖人爲母不爲子猶之爲樸不爲器爲官長不爲羣有司正其本而已其本不離則雖至剛以決

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然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夫何割之有哉。不然，逐于忌毋，紛紛然與物相刃相劘，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歸乎。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之下傅奕有者字。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天下上傅奕有夫字，永樂大典本器下有也字。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碑本兩者字，俱作故字。故物或行或隨，故字蘇轍作凡物。或呴或吹，呴，釋文及王弼作歔，一作嘘，傅奕作噤。或強或羸，羸，王弼作挫。羸傅奕作剉。或載或隳，載傅

奕作培。碑本作㩻。隳傅奕作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是以聖人司馬本作故聖人。

焦氏竑曰。取如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皇帝約束而紛更之之取。源案。已語詞。爲謂作爲也。執謂把持也。譬如陶器。不因其自然而强欲其成。必致缺敗。譬如執寶把持。不肯釋手。惟恐其失而反或墮墜。而況天下之器神器乎。神器者。天命人心去就靡常。不可人力爭。故神之也。行者不期物之隨而或自隨之。是不爲者未嘗不得。呴本期物之受或反不受

而吹之是爲者反未必得也或强以自固而有時自
羸或載之甚安而不意忽隳是執之者未必不失也
是以聖人之待物則去其已甚而不敢過求持己則
去其奢泰而不敢過望是以爭競與盛滿之患不生
於心未嘗謀物而物自歸之未嘗留物而物自不去
也薛氏蕙曰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害之是
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
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
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太甚者

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則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陸氏佃曰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三者聖人之所以有天下也呂氏惠卿曰老子言取天下常以無事無事者因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故能得天下之心而使之不去非有以爲之也惟道可以御器天下之器神器也非神道無以御之神無思也無爲也而爲之則御非其道矣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所以

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大軍二句碑本無。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傅奕善上有故字，已下有矣字。取强傅奕强下有焉字，王弼本者作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强。諸本無是謂二字，傅奕無謂字。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兩不道傅奕及碑本作非道。夫佳兵者不祥。不祥下他本有之器二字，傅本佳作美。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不處下無也字。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君子上傅奕有

是以字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恬憺為上以下六句。傅奕本作以恬憺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釋文云恬或作栝憺或作惔又作恢碑本得志作得意無矣字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吉事上傅奕有故字偏將軍上王弼河上無是以二字兩居字傅並作處各本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王弼河上無居上勢則四字今從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衆多河上王弼作之衆。傅奕衆多下有則字悲哀王弼作哀悲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下傅奕有者則二字處之吳澄作主之○晁氏說之曰。王弼老子注謂兵者不祥之器以下至末皆

非老子本文。王氏道曰。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經注相閒疑古之義疏混入經文者。姚氏鼐曰。物壯則老十二字當爲衍文。以在下篇心使氣曰強之下。故誦者誤入此勿強句下也。源案。王弼此章句已闕。晁氏生宋初。故猶及見之。但文句相沿已久。今並仍其舊。

天道好還。則以兵強天下。非知道者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可。而況人主躬於道者乎。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所謂善者。即有道者也。矜者自恃。伐者夸大。驕者恣肆。三病一源。知其不可而能自克者。非果斷不能也。故歷言當果之數事以曉之。五而字當讀若於字。古而如通用。聲近義同。人皆果

於彼。我獨果於此也。物壯則老。此天道也。而逆之者是不道矣。宜其暴興者必早已也。古佳字無訓美者或謂當是惟字之省。昶按王石臞言。夫佳乃夫惟之誤。惟字爛脫左小。遂寫誤而爲佳。其說良是。然漢人已有佳兵不祥之語。則作佳兵亦古本也。或謂當用廣雅佳勞也之訓。義皆可通。然傅奕本直作美兵。則是以佳爲嘉之借文。與下文一意也。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故吉凶異尚。恬者不懽愉。憺者不醲厚。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李氏嘉謨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幸而勝。其殺氣之

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而外爲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伐未嘗驕未嘗強皆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也人之不道尙猶不盡年而死况於兵之老乎然則仁者無敵之道可知已蓋不樂殺人而後可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老氏云恬憺爲上勝而不美是固不欲

戰之意然則以兵法論之恬憺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自古至今天道有或爽者哉

右第二十六章舊分不道早已以上為一章以下為一章今從吳澄姚鼐本合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焦竑云一本無樸雖小三字臣下王弼有也字河上作不敢臣此從傅奕本侯王若能守守下一本有之字萬物將自賓侯王梁武傅奕作王侯萬物焦竑云一作天下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傅奕人作民均下有焉字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傅奕無道字於

作與。又末有也字。

道卽所謂常道也。道以無名爲常。故但可名以無名之樸而已。樸之爲物。未琱未琢。其體希微而不可見故無名。然天地之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敢臣其所自生。與其所自始者哉。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守之以主萬物。而萬物有不賓者乎。譬猶陰陽交和。成雨露以生萬物。雖無人使令之而自溥徧。侯王執道紀。莫之令而萬物自賓。亦猶是耳。夫侯王之守樸。守其無名者而已。守其無名

始可以制有名制者裁其樸而分之禮樂政刑皆自取也然苟逐末而忘本將愈遠而失宗是故無過恃無多求仍貴其止止者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由無名以制有名故器以生復以有名守無名故樸不散夫何不知常妄作凶之有是故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江海自本而末末而不離其本也爲侯王者可不守樸以御物乎吳氏澄曰始者道也有名者德也道之無名而爲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名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徇末而愈遠也將者辭之不迫者也

蘇氏轍曰。樸性也。其道常無名。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容豪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爲一。以降甘露。昭然被於萬物而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猶是也。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迷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李氏嘉謨曰。天地有合。以降甘露。而生萬物。由是觀之。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

爲物。物各有名。而道未嘗棄物也。惟物不自棄於道。則其立於天地之閒而不殆者。以道猶生之也。故人能知止於樸。則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猶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本與末未嘗一日而不循環也。彼徇末而離本者。烏足以知之。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傅奕本每句末有也字。葉夢得本力上無有字。不失其所者久。死

而不亡者壽（邵若愚本所下有止字）

呂氏惠卿曰知常曰明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不能自反非所以知常能知常則於知人乎何有守柔曰強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不能自克非所以守柔能守柔則於勝人乎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於我而無待於外慕故富矣有自勝之強則於道勤而行之不阻奪於外變故有志矣知其足於己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爲物之所遷故曰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壽張氏爾岐

曰智力明強各以內外對言入與壽以不變於生不亡於死對言不失其所死而不亡皆守常道之效也李氏嘉謨曰精神在外為智力在內為明強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騖外不騖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知足而智益明強行而力愈固修悟兩全漸反其性虛中證實所得不移是之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無古無今浩然常在是之謂壽吳氏澄曰老子之道以昧為明以弱為強而此章貴明強者何也

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耳。內非不彊。外示弱耳。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彊。守內之方。其實一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氾傅奕作汎。以生河上王弼作而生。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不名有傅奕作而不居。衣養作衣被。河上作愛養。此從王弼本。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可名於小可名於大傅奕句末各有矣字歸焉作歸之不知主王弼作不為主可名於大作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傅奕作是以聖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河上作終不為大王弼作以其終不自為大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此指道之費者而言所謂用之廣也功成不名有此指道之隱者而言所謂體之微也惟其體之微故有衣養萬物之功而不名有返之於無形無名斂之不盈毫末矣惟其用之廣故萬物恃之以生者咸歸往而浩浩不知其專主極之並育不害其量可彌六合矣然則常無欲可名於小者樸之小而可以觀妙也體也萬物歸往可名於大者萬物將自賓而可以觀徼也用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物莫能外是以體道之聖人亦然終守

其樸之小。不肯自大。而萬物皆歸之。以是知大道非可以人力為者也○蘇氏轍曰。氾兮無可無不可者大道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則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功而不有者。則必辭之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呂氏惠卿曰。惟其功成不居。故不為主而常無欲。無欲則妙之至者也。可名於小矣。惟其萬物恃之以生。故皆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可名於大矣。夫既小而可名於大。既大而可名於小。則是不可名大名小也

此道所以隱於無名也。而聖人以無名體之。終不自大而大莫加焉。蓋惟其可左可右。是以非小非大。惟其非小非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下傅奕有者字。往而不害。安平泰。平泰河上作太平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出口碑本作出言。淡乎傅奕作淡兮。不可既王弼作不足既傅奕聽之用之下皆作不可。此從河上本。

吳氏澄曰。大象喻道。下章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是也

林氏希逸曰。大象者無象之象。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於天下也。呂氏惠卿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安平泰者安其夷泰也。李氏嘉謨曰。愚者往而不返。有道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舍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則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其於形器。猶逆旅之寄寓耳。苟以樂餌之故。留戀而不去。未有不爲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故能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

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源案執大象天下往者如文中子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之意蓋聖人有大象東西南北無不可執此以往所謂抱一以為天下式也隨其所往安於平泰而不害此道之用不可既也然大象無象出聲色臭味之外非若美樂厚餌之物有味可味有聲色可觀聽也乃淡乎希微而無用之用其用不窮蓋惟無濃釅之趣者故亦無傾危之患若夫有宴安之適者則必有酖毒之害矣即以樂與餌譬之如雅樂於鄭聲五穀之與肥甘淡者和

心而養人濃者蕩神而爽口是有可欲卽有所害其用必窮無可欲亦無所害其用不旣故無味之味是爲至味終身甘之而不厭希聲之聲是爲大音終身聽之而不煩無象之象是爲大象終身執以用之而無害推之蠻貊而可行放乎四海而皆準所謂天下可往者此之謂也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釋文歙作翕或文作給王弼作偏河上作歙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

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柔勝二句王弼河上作柔弱勝剛強傅奕兩勝上各有之字。魚不可脫於深淵脫傅奕作悅各本無深字。邦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各家邦作國避漢諱改也此章皆從韓非子惟末句借字各家皆作示此從說苑君道篇所引。

此言君子待小人之術也。柔勝剛。弱勝強。是其本旨。魚與利器皆喻也。蓋將欲如彼者。殺機也。必固如此者。密用也。魚不可脫於淵。喻必然之密用不可失。失則非柔弱矣。利器不可示人。以喻將然之殺機不可露。露則不善用其剛強矣。水最柔弱。人之有道如魚之有水。兵器最鋒利。事之有機。如國之有利器。柔弱

者其體剛明者其用然魚無一時可離於水此聖人柔道藏身之固而守以終身者也利器有用有不用此聖人智勇深沈之機而愼於臨時者也非明不能見非微明不能守故切譬以明之蓋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聖人待小人常因天道之自然而不費人力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句踐事吳以及張良之待秦項漢文帝之待佗濞亦皆是也是故有權宜以待小人如有網罟以待禽獸亦自然之理如必以徑情直行爲得則是伏羲不應作網罟行軍不應好謀而

成也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天之道人之理物之勢未有不如此者與易之消息盈虛一理也或曰示人當從說苑作借人蓋予奪翕張之術聖人以除暴銷惡而小人亦借之以行其私陰符經云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此不可借人之謂也王氏弼曰將欲除强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大假刑爲之力也故曰微明足其張令其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歙也苟其張之未足而治之則其機未極而已反

危蘇氏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未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此其極深研幾與管仲孫武無異蓋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也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是故天下之剛强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强有力者莫能制之聖人居柔弱而剛强莫能傷亦猶

是也非徒莫能傷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彼衆人烏得而知之王氏道曰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未形已然者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睹其將然非微明不能然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是故韜此理以自養深靜歛退優柔自得如魚之不脫於淵是也炫此理以示人啟釁招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則非也莊子胠篋篇實明此意蓋聖人用之則為大道奸雄竊之

則爲縱横捭闔之術。其言有甚於兵刃也。故聖人不以利器示之。吳氏澄曰。老子言反者道之動。又謂元德深矣遠矣。於物反矣。其道大抵與世俗之見相反。故借此數者相反之事爲譬。而歸於柔勝剛弱勝强之旨。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不知論者以爲皆原於老氏之意。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是亦立言之弊。故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已自言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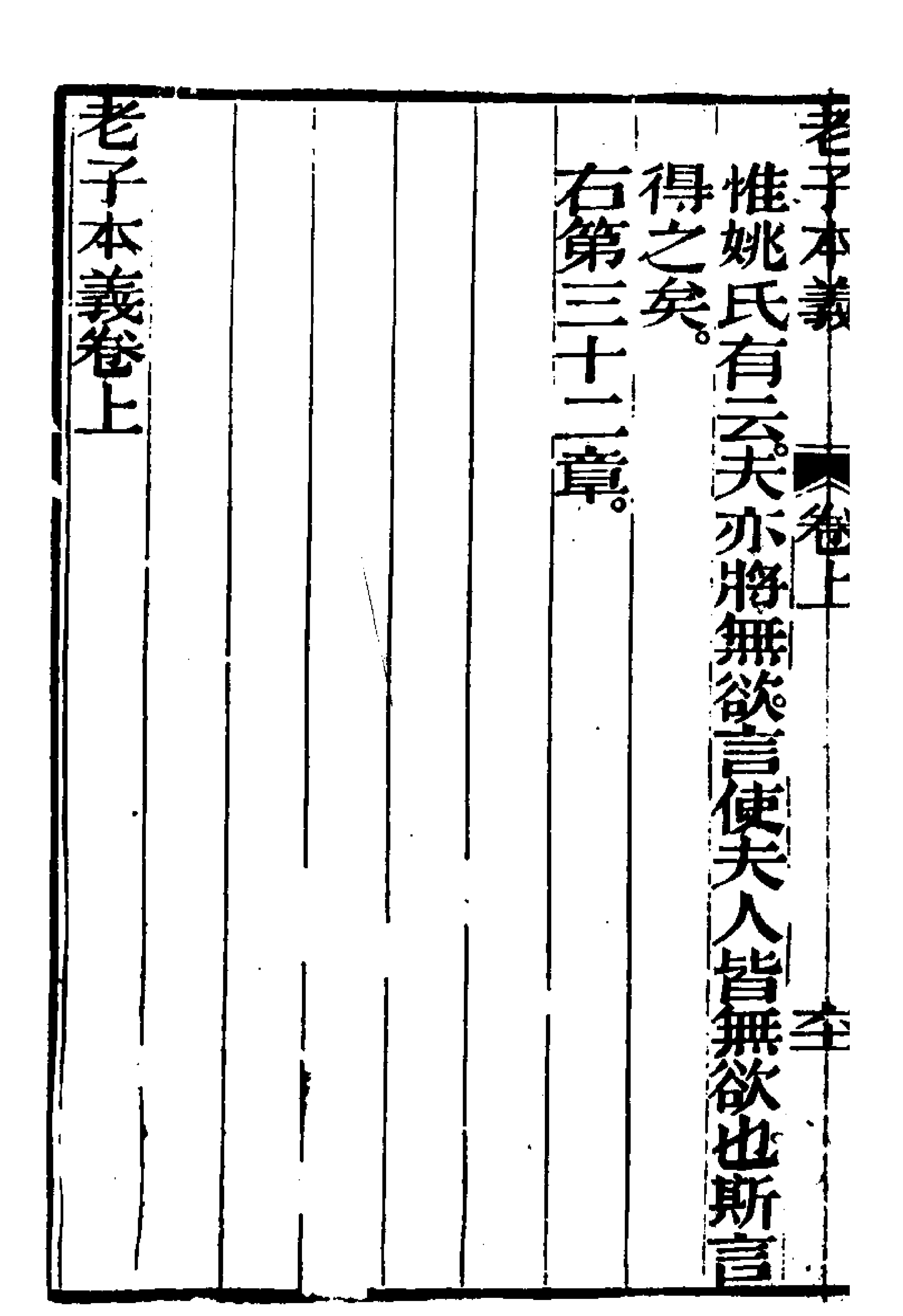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爲與化韻。化讀如譌也。侯王傅奕作王侯。若能守。河上王弼作能守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下焦竑無之字。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各本無夫字。釋文作不欲。此從王弼本。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靜傅奕作靖。正或作定。

蘇氏轍曰。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意耳。聖人以無爲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滋。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

庶幾可得而止也。呂氏惠卿曰。老子眞人也。宜不弊弊焉以天下萬物爲事。而於侯王如此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爲眞。以修之天下爲普。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則莫先於侯王者矣。此老子之仁也。源案化而欲作以下。說者多失之。蓋欲作者欲生萌動也。夫萬物自化。則任其自生自息而已。自生自息。而氣運日趨於文。將復有欲心萌作於其間。苟無以鎭之。則太古降爲三代。三代降爲後世。其誰止之。然鎭之亦豈

能有所爲。亦鎭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無名之樸者。以靜鎭動。以質止文。以淳化巧。使其欲心雖將作焉而不得。將釋然自反而無欲矣無欲則靜。靜則正而返於無名之樸矣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自正。無名之樸。重言協韻以起下文耳。夫亦將無欲。猶前章夫亦將知止。皆詞之不迫者也諸家或無夫字。或作不欲故其說謂聖人並此無名之樸。亦不欲存之於心。夫苟爲聖人所不欲。尙何謂無名之樸乎。此皆禪家隨手掃除之機。非黃老清靜自然之旨也。



惟姚氏有云。夫亦將無欲。言使夫人皆無欲也。斯言得之矣。

右第三十二章。

老子本義卷上